

邵康節先生外紀



卷之三

蘇軾集解

中華書局

邵康節先生外紀

陳繼儒輯

叢書集成初編

邵康節先生外紀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輯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既投藥。又夢寢堂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矣。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兒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廻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旣長遊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墮深澗中。從者攀懸下尋。公無所傷。惟壞一帽。熙寧十六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日。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

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王允脩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脩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天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如己女。伯溫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姜女俱亡，生二子。樂道未遇時，與子發交游甚善。樂道苦辛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饑，自荷一枚棧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母同凍坐，日高未飯。子發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子發衣單，問之，以棉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爲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睦州判官。妻卒，子發又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李氏以繼其質，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贍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

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嘗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太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祕監几。字伯壽。脩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顥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游最早。或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後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田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

始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懸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灑洞臺廻燦伊嵩。好景尤難得。昌
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歎不已。端節嘆何窮。嘯傲陪真侶。
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
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餓。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
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菱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
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
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盞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
司馬溫公戶名閨契富韓公戶名庄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敢也。康節蓋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饋
之。雖少必受。嘗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旣爲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
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王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卽位後。三未嘗殺
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
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
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惜見豐稔。老去
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爲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

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爲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咏，壯心都已入消磨。鶴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履，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景字子蒙，亦從康節遊。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才，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吳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素重常秩，故穎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應，旣受命，卽引疾不起。答鄉人

二詩一曰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二曰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勤丹墀苟楊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是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節如此公常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

柱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雖剛勇遇事詳審，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顥脩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筭。康節曰：筭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不食筭三十年。未嘗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餽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購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年，嘗勸之學脩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

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旣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表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紛塞九衢聲名和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又却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繁廻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尙未廻請罰誤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廻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懶起吟一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快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舊而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蒙蹠寃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予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質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

也。公休與伯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時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質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荊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荊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憲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共工驩兜之奸。荊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袁次道當制辭，荊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寔，援據非宜。荊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興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寔。」申公素謹密，寔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不。」

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曰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卽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脩命官見公於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錢朝請者名景謨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遞鋪鎖廳堂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場屋仲父之塾康節屬以爲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爲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二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十千以養。若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饑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於文潞公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勑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贖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尙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貧春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阻霜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辱佳章仍墮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生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蝴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爲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守相州薦彥霖爲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他們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槌殺一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劙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揀停旣未衰卻令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爲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嵒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彫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壺投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謳矣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食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而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中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勑朝章康節服以謝卽褐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縉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有行者名宗顥嘗給事左右及公作相顥